



拜德雅
Paideia
人文丛书

福柯的最后一课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La dernière leçon de Michel Foucault:
Sur le néolibéralisme, la théorie et la politique*

[法]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 著
(Geoffroy de Lagasnerie)

潘培庆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福柯的最后一课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法]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 著
(Geoffroy de Lagasnerie)

潘培庆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
(法) 拉加斯纳里 (Lagasnerie, G. D.) 著；潘培庆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4

(拜德雅·人文丛书)

ISBN 978-7-5624-9737-0

I. ①福… II. ①拉…②潘… III. ①福柯, M.
(1926~198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2938 号

拜德雅·人文丛书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法]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著
潘培庆 译

策划编辑：邹 荣 雷少波

责任编辑：邹 荣

责任校对：贾 梅

书籍设计：左 旋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http://www.cqup.com.cn>

印刷：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5.5 字数：87 千 插页：32 开 1 页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9737-0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1

中国古代，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礼记》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些便是针对士之潜在人选所开展的文化、政治教育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学识、洞见、政论上均能符合士的标准，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雅兼蓄之学，即 *paideia* (παιδεία)。*paideia* 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亦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古希腊的学园多招收贵族子弟，他们所维护

的也是城邦贵族统治的秩序。在古希腊学园中，一般教授修辞学、语法学、音乐、诗歌、哲学，当然也会讲授今天被视为自然科学的某些学问，如算术和医学。不过在古希腊，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分没有那么明显，更不会存在今天的文理之分。相反，这些在学园里被讲授的学问被统一称为 *paideia*。经过 *paideia* 之学的培育，这些贵族身份的公民会变得“雅而有德”（καλὸς καγαθός），这个古希腊语单词形容理想的人的行为，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常在他的《历史》中用这个词来描绘古典时代的英雄形象。

在古希腊，对 *paideia* 之学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智者学派的演说家和教育家伊索克拉底（Ἴσοκράτης），他大力主张对全体城邦公民开展 *paideia* 的教育。在伊索克拉底看来，*paideia* 已然不再是某个特权阶层让其后嗣垄断统治权力的教育，相反，真正的 *paideia* 教育在于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开启人们的心智，与此同时，*paideia* 教育也让雅典人真正具有了人的美德。在伊索克拉底那里，*paideia* 赋予了雅典公民淳美的品德、高雅的性情，这正是雅典公民获得独一无二的人之美德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 之学，经过伊索克拉底的改造，成为一种让人成长的学问，让人从 *paideia* 之

中寻找属于人的德性和智慧。或许，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中，及文艺复兴时期，*paideia* 被等同于人文学的原因。

2

在《词与物》最后，福柯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的问题。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这门科学，绝不是像某些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从简单的生物学范畴来思考人的存在。相反，福柯认为，人是“这样一个生物，即他从他所完全属于的并且他的整个存在据以被贯穿的生命内部构成了他赖以生活的种种表象，并且在这些表象的基础上，他拥有了能去恰好表象生命这个奇特力量”¹。尽管福柯这段话十分绕口，但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语言、诗歌等。这样，人文科学绝不是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如单独从哲学的角度，

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59-460 页。

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单独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我们作为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在面对
这个世界的综合复杂性时的构成性存在。

其实早在福柯之前，德国古典学家魏尔纳·贾格尔
(Werner Jaeger) 就将 *paideia* 看成是一个超越所有学科之上
的人文学总体之学。正如贾格尔所说，“*paideia*，不仅仅是一个
符号名称，更是代表着这个词所展现出来的历史主题。事实
上，和其他非常广泛的概念一样，这个主题非常难以界定，
它拒绝被限定在一个抽象的表达之下。唯有当我们阅读其历
史，并跟随其脚步孜孜不倦地观察它如何实现自身，我们才
能理解这个词的完整内容和含义。……我们很难避免用诸如
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它。但这
些词没有一个可以覆盖 *paideia* 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的意义。
上述那些词都只涉及 *paideia* 的某个侧面：除非把那些表达综
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古希腊概念的范畴”¹。贾格尔强
调的正是后来福柯所主张的“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内涵，也
就是说，*paideia* 代表着一种先于现代人文科学分科之前的总

1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1. Oxford: Blackwell. 1946. p. i.

体性对人文科学的综合性探讨研究，它所涉及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人文科学就是人的实证性 (positivité) 之所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贾格尔对 paideia 的界定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具有了诸如此类的人的秉性，又是什么塑造了全体人类的秉性。paideia，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正如伊索克拉底所说的那样，一方面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又赋予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形式。对这门科学的探索，必然同时涉及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对经典的探索，寻求那些已经被确认为人的秉性的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学问；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依循着福柯的足迹，在探索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形式之后，最终还要对这种作为实质性的生命形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即让我们的生命在其形式的极限处颤动。

这样，paideia 同时包括的两个侧面，也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进行探索的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有着古典学的厚重，代表着人文科学悠久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良好传统，

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人文科学努力在生命的边缘处，寻找向着生命形式的外部空间拓展，以延伸我们内在生命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不过，我们并没有将 *paideia* 一词直接翻译为常用译法“人文学”，因为这个“人文学”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起来，会偏离这个词原本的特有含义，所以，我们将 *paideia* 音译为“拜德雅”。此译首先是在发音上十分近似于其古希腊词汇，更重要的是，这门学问诞生之初，便是德雅兼蓄之学。和我们中国古代德雅之学强调“六艺”一样，古希腊的拜德雅之学也有相对固定的分目，或称为“八艺”，即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与哲学。这八门学科，体现出拜德雅之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在某一个门类下的专门之学，而是统摄了古代的科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甚至体育等门类的综合性之学，其中既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勇敢、节制、正义、智慧这四种美德

(ἀρετή)，也追求诸如音乐之类的雅学。同时，在古希腊人看来，“雅而有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人文学，最终是要面向一个高雅而有德的品质，因而在音译中选用了“拜”这个字。这样，“拜德雅”既从音译上翻译了这个古希腊词汇，也很好地从意译上表达了它的含义，避免了单纯叫作“人文学”所可能引生的不必要的歧义。本丛书的 logo，由黑白八点构成，以玄为德，以白为雅，黑白双色正好体现德雅兼蓄之意。同时，这八个点既对应于拜德雅之学的“八艺”，也对应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的正六面体（五种柏拉图体之一）的八个顶点。它既是智慧美德的象征，也体现了审美的典雅。

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跟随福柯的脚步，向着一种新型的人文科学，即一种新的拜德雅前进。在我们的系列中，既包括那些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经典作品，也包括那些试图冲破人文学既有之藩篱，去探寻我们生命形式的可能性的前沿著作。

既然是新人文科学，既然是新拜德雅之学，那么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体系在我们的系列中或许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拜德雅系列，已经将历史学、艺术学、文学或诗学、

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涵括在内，其中的作品，或许就是各个学科共同的精神财富。对这样一些作品的译介，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一个大的人文学的背景下，在一个大的拜德雅之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文字中，去呼吸这些伟大著作为我们带来的新鲜空气。

- 译者序 -

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是 “右派”言论吗？

福柯原来是左派，不是一般的左派，而是激进左派。但在他的晚年，他却在“向右转”。至于他距离右派还有多远，是一百米，还是五十米，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向右转，而且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不仅一般人这样认为，就连和福柯比较接近的人也这么认为。这件事在法国左派阵营内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惊讶、迷茫、不解，也许还有愤怒。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主要是197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该年度的讲课总题目叫“生物政治的诞生”。他在讲课中大谈新自由主义，但他非但没有对此理论和实践口诛笔伐，反而从正面和肯定的角度来谈论，给人的印象就是在为新自由主义评功摆好。那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那是右派主张，保守派理论，是为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左派人士的困惑，甚至愤怒都不难理解。这就好像左右两大阵营在对阵，而身为左派大将的福柯，却在阵前为敌对方的意识形态说话。这不是背叛吗？！福柯自这一讲课之后，他的思想，甚至他的行为都受到不少人的误解。福柯一贯享有左派名声，但却晚节不保，不免令一些人感到遗憾。自福柯去世后，虽然他在总体上仍然被公认为是左派激进人士，但他在1979年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讲课还是留下了疑问，以至于有人不愿多讲，甚至回避。事情过了几十年，现在有一位法国青年作者，他公开站出来为福柯打抱不平，他从新的角度阐发福柯这一课的微言大义，恢复福柯本来的激进左派真面目，这就是《福柯的最后一课》的由来。

福柯利用法兰西学院这样的学术讲坛，公开发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这之所以在左派阵营内引起疑惑，是因为福柯打破了一大禁忌。1979年，这还是在冷战期间。所有中国人，只要哪怕稍微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都知道左派、右派这些概念的沉重分量。当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左、右两大派，左派是专政者、镇压者，右派是专政对象，是被

镇压者。一顶左派帽子可以让一个人扬眉吐气，可以高升到“九天”之上；而一顶右派帽子则可以让一个人立即被打入“九地”之下，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的剧目也在上演，凡是左派人士，哪怕是有左倾言论和思想的人，甚至同情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去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旅行的人，他们都有可能被记录在册，被视为危险分子，或者可疑分子。当然，西方社会这种剧目的激烈程度远不如中国，但左、右两大派阵营的划分却和中国差不多。所以在冷战形势下，当福柯这位左翼激进分子对新自由主义这种所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感兴趣，甚至还要从“肯定性”方面来谈论它，这在左派阵营看来不就是丧失立场，甚至背叛吗？！

福柯在 1950 年代研究精神病学，60 年代初出版著名的疯癫史著作，继而研究近现代人文科学；70 年代研究权力，研究司法和监狱体系，7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现代性史，尤其是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治理术、规范化权力、微观权力、规训化社会等。这一路走来，他对近现代社会的由来，其权力运行模式等课题已经有了非常独到的看法。哲学的本质就是质疑。如何质疑现代社会的治理？如何对现代社会进

行批判？当然可以去发明一种新的批判理论，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着迷，因为他觉得有可能利用右派的理论武器，不妨进行一番尝试。与其自己发明批判的武器，不如到敌对阵营去拿几件现成的武器来使用。用右派的理论武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治理实践，这应该就是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主要方面。可以说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近现代国家的起源，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治理理论和实践。而福柯所谓的自由主义，它一开始就以国家理性及其治理术的怀疑者、质疑者，甚至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国家理性及其治理术的目标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其治理范围，使治理最大化、最优化，但自由主义者则冷静得多，他对治理持怀疑态度，他的疑问是：治理是否有效？治理的代价是什么？是否治理的代价高于收益？自由主义者还进一步提问：是否治理过度了？必须永远怀疑治理过度了。更有甚者，自由主义者还从根本上怀疑：治理是否必要？所以，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试图对近现代国家理性及其治理术提出限制，规定不可逾越的界线。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只是要求政府给市场留出一块自由的空间，让市场自

发调节；新自由主义则胃口更大，它要让市场经济原则来调节政治权力，从市场角度来监视，并评价国家的治理。福柯在“生物政治的诞生”一课中主要研究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有很大差别，但福柯还是看到它们都有限制、约束国家治理的一面。尤其新自由主义主张多元性，反对一元性；主张多样性，反对统一化，这里面就包含某种程度的解放意义。

譬如福柯所谓现代规训社会，它的一大技术就是个体化技术，这种技术和心理主义相结合，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个人。人被划分为正常者和反常者，合规矩者和不合规矩者两大类。反常者在近现代西方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可以包括所有被排斥在规范之外的人，如疯子（后来叫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歇斯底里者、亵渎神灵者、轻罪犯人、罪犯，甚至流浪汉和失业者也在其中。就犯罪和罪犯而言：规训的个体化技术深入到个人身心、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于是，司法机构关注的不再只是犯罪本身，而且还涉及导致犯罪的各种原因，如某种强迫症，某种怪癖，某种生理缺陷，某种童年的不良生活方式等。这样一来，法律、司法机构、犯罪学，它们的任务就绝不仅仅是如何按照法律来

惩罚罪犯，而在于挖出犯罪的根本原因。于是按照规范，而不是按照法律定义的犯罪行为，所有患有某种强迫症，所有具有某种爱好、某种习惯的人都成了潜在的罪犯。法律一下子将其触手伸到个人生活的各方面，打击面无限扩大。在福柯看来，要打破这种规训权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概念就可以助一臂之力。新自由主义把人一概视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只想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犯罪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罪犯在犯罪之前必然对犯罪得手与犯罪失败的各种可能性作了基本估计，而他决定犯罪是因为他认为得手的可能性大于失败的可能性。这样，犯罪就和犯罪学、精神分析学等心理主义所认定的犯罪原因没有关系，由此就可能把大批潜在的嫌疑罪犯解放出来。至于怪癖、特殊的童年经历等，那本来就是世界多元性、多样性、众多性的一个方面，绝不是病态，不必接受再教育，无需改造，无需规范化。如果说规训社会的理想计划是治疗所有不合规范的人，矫正他们的所有不规范行为，把他们全部纳入规范，并从根本上消灭犯罪，那么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世界的多元性特征。

由此来看，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并非右派言论。可